

# 香蕉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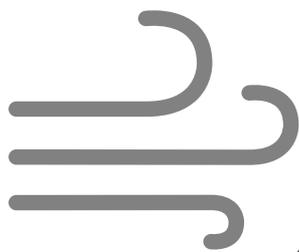
## 移工

中南美洲  
香蕉共和國  
歷史與國家  
制度踏查

羅懿君/著

# 熱帶季風

# 田野走訪的筆記



1. 聖塔瑪塔
2. 馬康多小鎮
3. 馬格達萊納河
4. 黃金之「謎」
5. 鐵路
6. 馬雅古城
7. 香蕉船與雷鬼

© 羅懿君

1985年生於臺北。作品關注經濟作物的歷史脈絡，陸續採擷香蕉皮、菸葉、甘蔗渣為媒材，創作出不同形式的物件與空間裝置，探討農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思考全球化的世界中，物資與移民流動的情形。



Website: <https://loyichun.com>

此出訪計畫因Covid-19延宕了二年，終於在疫情逐漸趨緩時出訪完成此研究計畫。原先預計走訪的地點與計畫被疫情打亂，也需要應付中美洲意料之外的昂貴生活開銷。因中美洲因為地理位置與美國相近，從過去到現在不斷的向北美洲輸出低廉價格的農產品和手工製品，但卻難以逃離北美市場的昂貴機器設備與商品輸入，以至於當地物價時常以美金計價，但品質卻相當的粗糙低廉。普通人民的生活非常辛苦，城市犯罪率極高。我時常在市中心路上看到牆面張貼著一張張的失蹤人口海報，格外的怵目驚心。

這回的出訪程，使我親眼所見過去閱讀馬奎斯筆下描繪的那個「馬康多 (Macondo)」小鎮，也在我途經瓜地馬拉，在顛波的長途巴士之旅中看見了中美洲失落的瑪雅文明，也在哥斯大黎加逗留了許久，研究哥國由西邊的蓬塔雷納斯 (puntarenas) 到聖荷西 (San José)，與加勒比海相連的利蒙港 (Limón) 之間，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由美國水果公司建造串連香蕉出口的鐵路、港口，以及香蕉種植園內的醫院、合作社等。並在公路旅行的路上從當地加勒比海移民口中聽聞了許多關於鱷魚河、阿開果與鹹魚，以及早年流行的霍亂和種植園的故事。

我深深的被這片土地與海洋所帶來的豐富文化所吸引，讓我連結起臺灣與中美/加勒比海地地區同樣身處於熱帶季風帶，甚至種植著許多相同的經濟作物，相似又異迴的殖民歷史與文化。還有那些在最後一個冰河時期前，跨越白令海峽徒步抵達美洲的亞洲民族。

我最後在牙買加北方的蒙特戈港(Montego Bay)以及金士敦 (Kingston) 當地民謠的音樂聲中，感受到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的韌性。隨著過去黑奴貿易的歷史所帶來的非洲文化，與過去對海上外來強權的抵抗，在這裡的於1831年發生的聖誕節叛亂，間接促成了1838年英國最終廢除奴隸制度。這趟旅程帶給我太多豐富的視野，許多想法和感受也仍在發酵。返國後，也因為這段經歷，讓我連結了幾位加勒比海地區的策展人與藝術團體，並會接續思考與創作更多的可能。

# 序文

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是我來到哥倫比亞的理由。探訪馬奎斯以故鄉-阿拉卡塔卡 (*Aracataca*) 為原型創造的「馬康多 (*Macondo*)」城鎮，以及1928年「香蕉大屠殺」發生的地方。

從謝納加 (*Ciénaga*) 往阿拉卡塔卡的公路上，不時可見大片壯觀的香蕉園，巨大的葉扇在藍天白雲下搖擺著等待收割。

此刻的我，是一位純然的朝聖者，沈浸在來自加勒比海、美洲原住民、哥倫比亞人所構造出的魔幻世界。

# 1

## 聖塔瑪塔 (Santa Marta)

# 初

來到聖塔瑪塔，會被它美麗的港灣、悠閒的船隻、夜半拿著雞尾酒杯泡在海水裡人群所吸引。這裡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氛圍，寧靜中帶有一絲危險。

我會在天氣好的時後走幾條山徑，沿途像游擊隊一樣聳立於山路上每一個拐彎的巨型仙人掌，引領著我沿著山緣與峭壁，通往聖塔瑪塔的加勒比海灣。



街角只有一張椅子的咖啡店，有一位舉止優雅的男孩每天現沖咖啡，可搭配小玻璃櫃裡的香蕉磅蛋糕，還有一種白白粉粉蠻有嚼勁的起司圓餅。咖啡的香醇帶了點核桃的氣味，在海風的吹拂下感受到這片大地沉穩的餘韻。一位騎著帥氣野雞車的男孩，蜿蜒地滑過像是被轟炸過的泥土路後，停在咖啡店前對我們說了聲：buenos días。他看了一眼我手上拿的咖啡，跟我說：這是全哥倫比亞最好的咖啡，這個地區特有的品種，它就種在我們背後的高山。你如果想去看看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坐車，因為山上非常的冷。我很難想像，因為聖塔瑪塔的酷熱讓我每天都想往海裡鑽，而只差幾個小時車程的距離，那座高山竟然可以冷到下雪？

聖馬塔內華達山（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沿海山脈系統，從加勒比海沿岸陡峭的攀升到五千七百多公尺海拔的山峰。這座一連好幾個山峰組成的魔山，是被一條像是結界般的黑繩（*La Línea Negra*）圍起的神聖地帶，高山上居住著南美古老的原住民泰羅納（Tairona）的遺族，捍衛著他們最後的土地。然而，隨著西班牙人的征服，數百年下來也只剩散佈於海岸線上和叢林裡殘破的遺跡。在這些山谷裡，也躲藏了哥倫比亞革命武裝軍團（*FARC*）、游擊隊、古柯鹼販子，以及盜採黃金的人。



20世紀初，美國水果公司在內華達山西側溫暖多雨的地區開闢大量的香蕉園，一條條鐵路駛過一個個村莊，初來乍到的榮景像一陣旋風，在掃蕩過後只剩荒廢軌道上的枯枝敗葉。



# 2

## 馬康多小鎮 (Macondo)

# 探

訪馬奎斯筆以故鄉阿拉卡塔卡 (Aracataca) 為原型，所創造的馬康多城鎮，需要從聖塔瑪塔，沿著長長的公路，向內陸坐上好幾個小時的巴士。從謝納加 (Ciénaga) 往阿拉卡塔卡的公路上，不時可見大片壯觀的香蕉園，在藍天白雲下搖擺巨大的葉扇等待收割。



這是一個沿著鐵路建造的小鎮。這裡曾經每天有一輛輛載滿香蕉的火車經過，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命脈。阿拉卡塔卡像是一個不真實的小鎮，道路上的熱氣緩緩向空中飄散，兩側的平房帶著斑駁的鮮豔色彩，踩著腳踏車改裝的人力車不時經過，車棚上還掛著幾串香蕉，遙遙晃晃地在石子路上起伏跳動。

小鎮四處都可見到馬奎斯的「蹤影」，以壁畫、雕像、標語的形式，像是不曾離去的幽魂一樣，繼續在小鎮裡走路或是下棋。而鎮上唯一的景點—馬奎斯的故居，則成了小鎮居民生活所圍繞的中心。馬奎斯的重要著作、書裡曾出現過的玩具、象徵純潔與美麗的黃色蝴蝶，銅製小金魚，都一一被翻製成紀念商品兜售，從門票的入口處中心，向外四處延伸。甚至看管這棟故居的守衛，也以一身軍服，打扮成《百年孤寂》中波恩地亞（Buendía）將軍的樣貌。



馬奎斯的家，像是一座靜謐的花園。從第一間房間到第十二間房，我睜大著眼審視房內的物品、一行一行的閱讀牆面上的文字和有關馬奎斯的蛛絲馬跡。第一間房間是馬奎斯的祖父的書房辦公室，沒有人可以打擾，但馬奎斯在這裡受領了祖父給他的一本字典，並告訴他「這本書不只知道所有事，而且從來不會出錯。」據他所說，這是像他第一次向外看見整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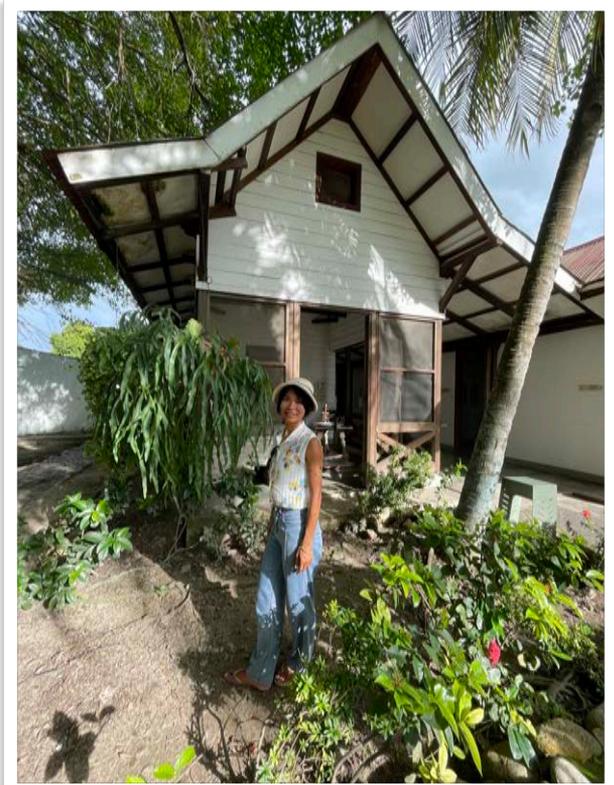
經過了祖父接待客人的客廳，是一間祖父的銀器工作室，當祖父在這裡製作銀器的小金魚時，小馬奎斯會在一旁塗鴉，在工作桌旁低矮的牆面上，還保留著馬奎斯稚嫩塗鴉，是火車通過鐵軌的景色，鐵軌有旁稚嫩的花草以及翩然飛舞的黃色蝴蝶。醫護間、餐廳、大客廳、祖父母的房間、小馬奎斯的房間、表姐的房間、儲藏室、廚房與香料間。這些房間之外是一大片

寬廣的庭院，許多綠意盎然的樹叢。在一顆盤根錯節的巨大榕樹後方，還有一間神秘的沒有署名的房間，是在蓄奴時代結束後，祖父母仍帶在身邊的幾位原住民(Guajiros)，他們平時樂於幫忙許多家務，是祖母重要的幫手。



據馬奎斯描述，在他祖父母的年代，這些原住民們並不是很受重視，但對小馬奎斯來說，他們讓這個房子有了不同的思維和文化，也開起了一個魔幻神秘且戲法的世界。這個房間裡橫掛著一張吊床、地面上鋪著幾張簡單的草蓆、還有幾個圓筒狀的編織袋，簡單的構成了印地安人的生活空間。這也是在百年孤寂中，阿卡迪歐 (Arcadio)和阿瑪蘭塔 (Amaranta)在學會講西班牙語之前說的瓜幾羅語(Guajiro)，以及在母親烏蘇拉埋首

於於蒸蒸日上的金魚造形糖果生意期間，他們從瓜幾羅人身上學習到如何品嚐蜥蜴湯以及蜘蛛蛋的特殊經歷。



# 3

## 馬格達萊納河 (Río Magdalena)

**這**是一條生命的河，貫穿了哥倫比亞這顆鮮紅多汁的大石榴。它發源於北安地斯山脈，從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一路向北流過千百個村莊，成就了好幾個城市的繁榮：內瓦（Neiva）、翁達（Honda）、博亞卡港（Puerto Boyacá）、蒙波斯（Monpox），最終在一千六百多公里的旅程後，於巴蘭幾亞（Barranquilla）流入加勒比海。



這條河，孕育出無限的生命和商機，也讓人走避加勒比沿海城市的濕熱、病菌，與紛擾。《愛在瘟疫蔓延時》裡描述的那座古老而迷人的城市—卡塔赫納（Cartagena），曾經是一座經由馬格達萊納河連接內陸的重要港口，在那個霍亂侵襲的年代，這條河成了男女主人翁在跨越半個世紀後決定廝守終生的地方。

這條河，也是解放拉丁美洲的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被流放時，乘船沿河進行的最後一場旅程，再訪那些見證他生命中的榮耀、勝利、激情，與背叛的城鎮。



# 4

## 黃金之「謎」 (El Dorado)

**在**波哥大黃金博物館參觀結束的前一刻，看見了一件精巧的作品：諾大的暗房中央，幽微的燈光點亮了一艘手掌大小的黃金竹筏。它的故事起源於哥倫比亞Muisca原住民（今Bogotá地區）的古老儀式：被指定的酋長繼承人將褪去全身衣物，以泥漿覆蓋其身，並從頭到腳灑上金粉，伴隨著前任領袖、祭司、薩滿，乘著裝飾得極盡美麗的竹筏，划向Guatavita湖水中心投擲各種黃金飾品，做為對神的供奉。



在原住民們的宇宙觀中，黃金是太陽豐沛的能量，湖泊則是大地之母的子宮。當全身灑滿金粉的領袖向湖泊中心投擲祭品時，與自然萬物達成了一個展開新生的協議。繼承者將在天地人的見證下，全身浸入湖水裡洗去金粉，象徵著從el dorado轉生成為一位新生的領袖。

樂手們吹奏笛子、貝殼號角，並圍著圓圈跳舞，直到竹筏靠岸，迎接他們新的領袖上岸。這場儀式，見證了el dorado誕生的過程，從黑暗與泥濘中，轉化為充滿能量的新生。整個儀式過程將人神格化，又在自然萬物的賦權下，將神人格化。



此件作品在西元前1200~1500年間以黃金一體成型鑄造，精巧的工藝從細緻的編織竹筏、穿著華麗的繼承人、戴著美洲豹面具的祭司，以到站在前方手持蘆葦或長桿的搖船者。El Dorado神聖而美麗的儀式，卻也帶來了數以萬計懷抱著淘金夢的探勘者，尋找傳說中的黃金之城，引來了無數的掠奪、征戰與殖民。直到今天，許多中南美洲的城市仍以El Dorado命名。



# 5

## 鐵路 (Ferrocarril Oxidado)

# 從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西邊的蓬塔雷納斯 (Puntarenas) 到聖荷西 (San José)，與加勒比海相連的利蒙港 (Limón) 之間，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由美國水果公司建造串連香蕉出口的鐵路、港口，以及香蕉種植園內的醫院、合作社。



1871年，美國鐵路企業家亨利·梅格斯（Henry Meiggs）在哥斯大黎加建築首都聖荷西（San José）和檸檬港（Puerto Limón）之間的鐵路，讓中美洲各國出口香蕉到美國。梅格斯之姪基斯（Minor C. Keith）甚至娶哥斯大黎加總統之女為妻。而1870年之前美國人並不認識香蕉，然自該鐵路建築後的28年內，美國共消費了1,600萬串香蕉。



這裏的每一個香蕉園都有嚴密系統化的管理，我搭乘巴士來到東部離利蒙港不遠的香蕉小鎮馬蒂納（Matina），香蕉園門佇立著高聳的瞭望台和控管進出的鐵門，小鎮內有簡單的合作社、醫院和小學。直至今日，頹坏的鐵路被柏油路取代，帶有香蕉公司商標的大貨櫃車，Chiquita, Dolé, Del monte, Maersk, seaco, Hamburg SUD, Marfaet，像是村子裡最威風的號誌，在蜿蜒的小路上肆意奔馳，將大量的香蕉送往沿海的港口。



# 6

## 馬雅古城 (Antigua Ciudad Maya)

# 距

離Acropolis of Quirigua瑪雅遺址只有12分鐘車程，但現在外頭是傾盆大雨，不敢下車，只好向下一個城市前進。當巴士駛出了Los Amates之後，天氣竟又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沒有雨滴、地面也沒有下過雨的痕跡。只好猜想，剛剛經過的大雨，可能是古瑪雅人設下的結界。



來到Puerto Barrios的經驗不是很好，查看了氣象預報將一連好幾天下雨，可能原本預計的考克島自潛也沒有辦法了。更改了行程，往北走，去貝里斯和瓜地馬拉之間的Xunantunichi瑪雅遺跡。

Xunantunichi（意為：岩石少女）是散落在瓜地馬拉數個馬雅遺址中，巨大而保留最完好的一個聚落，在西元 600–670 年左右就開始有人類在此活動，在莫潘河上方的山脊建立了此城鎮。因為地處高處，在部落之間的爭奪中有相對的優勢。保留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瑪雅廟宇、宮殿，以及球場，甚至石雕與陶器。然而，在西元750年左右因不明的戰爭而全村遷徙。



橡皮球運動（El juego de pelota maya）是一種在中美洲的瑪雅文化、阿茲提克文化都存在的古老球類運動。兩支球隊相互競爭，用身體（尤其是臀部）而非手或腳擊球，將球通過高掛在斜壁上的石環，來贏得勝利。有些部落也會通過這項運動，將輸球的那一方成為儀式中的活人獻祭。



# 7

## 香蕉船與雷鬼 (Barco Banana y Reggae)

牙買加的京士頓(Kingston)港口，在上個世紀經常可見香蕉工人們扛著一串串的香蕉，排著隊將香蕉送上白色的香蕉商船，港邊傳唱著著名的歌曲O-Day，是香蕉工人們辛勞中的紓解，也成為牙買加著名的民謠。



位於西印度 (West Indies) 的加勒比海，原本以種植蔗糖為出口的牙買加，在19世紀末，美籍船長貝克 (Lorenzo Dow Baker) 因颶風而停靠牙買加港口維修船隻時，順手在當地買了幾串在當時看起來非常奇特的香蕉，回到波士頓港口販賣，開啟了美國市場對香蕉的狂熱與大量需求。

20世紀初，牙買加搖身一變，成為了炙手可熱的香蕉種植產地，並能夠通過有美國巨大軍艦的白色商船，將一籃籃的香蕉

快速運回美國市場。水果公司所創造的「奇基塔小姐」也成為當時最流行的香蕉代言人。

踏上這片土地，計程車司機問我要不要去看這裡有名的種植園，我興奮地問到，是甘蔗還是香蕉？他大聲驚叫：「小姐，妳在想什麼啊，當然是大麻園呀！」我一邊覺得好笑，一邊也感嘆，過去幾百年來，牙買加種植經濟作物的歷史，其實從未間斷。從16世紀開始被西班牙人入侵，屠殺了島上所有原住民後，從非洲運來一船又一船的黑奴，在此開闢一座座的甘蔗園。接著英國人接手，將甘蔗的利益發揮到最大，在蔗糖與蘭姆酒的巨大利益下，推動了工業革命，也造就了大西洋史上最黑暗的歷史篇章。



「黑奴貿易」，從整個加勒比海地區，到中美洲，以及巴西為最。幾百年來，因為奴隸貿易所致富和賺取暴利的歐美列強，直到19世紀末，才逐步解開桎梏奴隸的枷鎖，落實人類生而自由而平等的理念。

牙買加如許多加勒比海國家一樣，充滿了血淚與傷痕。但因受到啟蒙知識份的鼓舞，這裏成為重要的黑人解放運動者 Samuel Sharpe，於1831年領導廢奴運動起義的地方，並間接促成了1838年英國最終廢除奴隸制度。



蒙特戈港（Montego Bay）城內城外是截然不同的二個世界。擁抱美麗的加勒比海灣，使它成為北美觀光客的渡假天堂；城中則充斥著各式攤商叫販，生猛而紊亂的生活樣貌。

而來到牙買加最古老的港口京士頓，除了探訪具有歷史意義的解放公園（Emancipation Park），入口處有一對巨大的男女雕像，出自牙買加藝術家Laura Facey，取名為救贖之歌（Redemption Song），與巴布·馬利（Bob Marley）同名的歌曲，象徵著勝利從奴隸制度中的恐懼掙脫而出。



雷鬼歌手巴布·馬利身為倡議黑人解放與自由的鬥士，他位於京士頓的故居，仍保存著許多動人的細節，例如他過去的錄音室，壓黑膠的工作室，以及他最愛的老爺車。其中一個工作室牆面，甚至留有他過去曾被襲擊的彈孔痕跡。





## 關於作者

羅懿君，藝術創作者。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海外藝遊專案支持，於世界剛解封不久的2022年尾，以為期二個月左右的時間裡，走訪了過去中南美洲中稱之為「香蕉共和國」的國家，並將以此經歷，持續發展更豐沛的藝術創作。